

教育目的知多少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讨论教育目的, 必然论及自己的教育目的, 又必涉及更基本的课程目的。本人曾提出过以下六种教育目的: 让学生更富有(文化)、更智慧、更高尚、更高大; 让学生在知情意方面都得到发展; 让学生走向真善美; 让学生自己成为自己, 一个超越了过往的自己, 一个获得了新的生命的自己; 让本是人的人更会做人; 让学生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 走向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关于课程, 多尔曾提出“四R”说, 本人提出了“五I”课程观, 包括“信息(information)、兴趣(interest)、直觉(intuition)、质疑(inquiry)、智慧(intelligence)”, 认为“信息宽于知识, 兴趣先于意志, 直觉贵于逻辑, 质疑重于聆听, 智慧高于聪明”。

关键词: 教育目的; 课程目的; “四R”说; “五I”课程观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6)02-0055-05

On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ZHANG Chu-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When concerning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one's own purpose of educ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ncern mor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a certain course. The author once advocated the following six purposes of education: we should make our students better-educated, more intelligent, nobler and loftier; we should make our students developed in intelligence, emotion and will; we should make our students be true, good and beautiful; we should let our students become themselves who have surpassed their previous “selves”, who have gained new lives; we should let human beings learn to be; we should let our students turn from natural and utilitarian state to moral and universe state. Concerning courses, William E. Doll put forward a theory of 4R (richness, recursion, relations and rigor). The author advocate curriculum view of 5I, i. e. information, interest, intuition, inquiry and intelligence, holding that information is wider than knowledge, interest precedes will, intuition is more valuable than logic, inquir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istening and intelligence is superior to wisdom.

Key words: purpose of education; objectives of courses; theory of 4R; curriculum view of 5I

这里当然是讨论教育目的, 又必然要写自己的教育目的、学习目的之类, 由此亦必涉及其他; 而且自然会涉及更基本的课程目的。

教育目的是什么? 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吗?

远不止于此, 与之相关的目的, 至少还有两种, 一种是德育体美全面发展, 1956年“美”字不见了; 1999年, 在正式的文本中才恢复“美”。“美”的遭遇所反映的, 不仅仅是教育自身。人为

美而生,为美而长,为美而活,为美而逝,“美”没有了,还会有什么呢?还有一种“理论”,认为美属于资产阶级,在苏联时期,在曾经的中国,都曾如此认为,且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于是,我们常与丑打交道,与自由、平等、博爱隔岸相望。未来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历史会是这样的,但历史学家会告诉人们: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历史是顽强的,而历史学家们代表了历史顽强的性格。

“德智体”是少了一个字—美;还曾多出一个字—劳,称之为“德智体美劳”。这是对劳动的误解。我们社会对于劳动的误解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混乱真是多,到如今,未必都已澄清。提出要加上一个“劳”字的人,想必亦非凡人,他们为何想到要加一个“劳”字呢?后来为何又去掉了呢?我对此未曾有过考证,也不打算再去考证了。我要思考、要考证的东西很多很多,时间有限,必须有所选择。

认为要加一个“劳”字的,势必认为智力活动、智育活动、美育活动、教书的人、教音乐美术之类的人、通过科学而阐述美的人,都不在劳动之列了。可是,明显地存在一个问题:这些人不在劳动,又是在做什么呢?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吗?

还曾流行过一个口号——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一旦劳动化了,成了劳动人民,就又要去知识化;劳动人民一旦知识化了,“化”为知识分子了,就又要去劳动化。于是,只能折腾来、折腾去,不断地化来化去。这种问题,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话语,源于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劳动的,脑力劳动不在劳动之列。

这不只是概念上的、理论上的折腾,而且是曾经的事实上的折腾,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的不停的折腾的一部分。现在生活中的混乱,与理论形态上的混乱,混杂在一起。从80年代初开始的拨乱反正真不容易,混乱的现象太多。我想,正本清源的工作还大量存在着,知识分子有义务去正本,去清源,把源头厘清,把本来的东西揭示出来,分清楚本与末,分清楚源与流。

一方面大力宣扬劳动光荣;另一方面,又拿劳动惩罚人,把劳动当做耻辱。于是有了劳动改造,简称劳改。中国还多了一种犯人,叫做劳改

犯;还有劳动教养,也是一种严重的惩罚手段。早一些年,中国法界取消了劳动教养,这是进步。我从心里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国家不断地进步,这种进步意味着老百姓不断地从苦难中走出来。我本人多次被劳动过,被认为是最需要在劳动中改造的,但我有幸未曾成为劳改犯。一辈子劳动着,却不认为是劳动着的,这种奇怪的事,历史无法理解的事,世上其他国家难以发生的事,我们这里曾发生过。如今,世界上还有一个白领工人的美称,而我们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也能在今日的中国成了一名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并肩而立。

以上一段文字写于2016年5月6日,五天前叫做“五一劳动节”,被称为劳动者的节日。我不知道,这也是不是我们的节日?我们不也早已被认为是劳动者了吗?不也是白领工人吗?不过,我宁愿这个节日主要归属于蓝领,归工人,归农民。我们还计较什么呢?我们的地位已不低,文化相当高,收入也相对可观,够了吧。至少,我们的社会真正开始了劳动光荣的时代,终结了以劳动为手段惩罚人的时代。

教育目的中曾出现的一个“劳”字,让我浮想联翩,扯出了这么多的话,还是要回到主题,回到教育目的上来。从古希腊以来,到康德,一直把体放在第一位。把德放在第一位,在中国也很晚。德被片面理解的情形特别严重。仅举一例,政治道德曾被树为第一位,可是,从政的人在全人口中不到百分之一。与之相伴的则是空对空的说教,管你愿不愿听,就这样念着、说着,不嫌唠叨。

我很欣赏把体放在第一位的观点,体乃体魄,是与魂连在一起的,魂在魄才在。

现在来说我本人提出的教育目的。仅我一人,就提出了以下的六种教育目的:

——让学生更富有(文化)、更智慧、更高尚、更高大。

——让学生在知情意方面都得到发展。

——让学生走向真善美。

——让学生自己成为自己,一个超越了过往的自己,一个获得了新的生命的自己。

——让本是人的更会做人。

——让学生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走向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此处借用了冯友兰先生的四

境界说)。

下面,我还想对教育目的的性质作进一步阐述,并结合现代主义课程观的代表人物的课程理念进行一些评论。19世纪教学理论就在德国兴起,但课程理论最先源于美国。博比特最早提出课程概念,到上世纪中期,泰勒创立了系统的课程理论,后来多尔称泰勒的理论为现代主义课程观,而称他自己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具体来讲,多尔所提出的理论可简称为“四R”,即 Richness (丰富性), Relations (关联性), Recursion (回归性), Rigor (严谨性)。

其实,多尔并没有比泰勒走得有多远,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就知识而论课程,人不是主要关注对象。针对他们课程理论的缺陷,我发表过包括《人的课程》在内的一系列论文,还于2003年出版了《课程与教学哲学》^[1]。

无论是19世纪德国人的教学理论,还是20世纪美国人的课程理论,都没有走到哲学,因为他们都没有关于课程的形而上思考,也没有相关的范畴(category)分析;但21世纪初,有位中国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一工作较集中地体现在我2003年的著作中。

我想指出自己的工作与德、美两国学者在几个方面的不同特点,我不忌讳言及我之更优,此乃学者心态。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走了更远的路,这学问怎么做下去?

一、我的课程哲学超出了知识本身,不是就知识论知识,而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我的“五I”课程观的每一条都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由此而确立该系统,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了较为具体地论述,现对“五I”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以下所列,并非严格意义下的逻辑展开。

二、“五I”即信息(information)、兴趣(interest)、直觉(intuition)、质疑(inquiry)、智慧(intelligence),实际上是五句话:信息宽于知识,兴趣先于意志,直觉贵于逻辑,质疑重于聆听,智慧高于聪明。每一句话都体现了哲学上的范畴,有对相关双方关联的分析,又不乏形而上思考。

三、“五I”中的每一项都直接关注到人,例如信息宽于知识,这信息中就包含了教师在传授知识过程中的态度、责任、信念、理想、事业心

乃至风度、气度、派头等,这都构成课程的内容,都更与人直接相关。这里所列出的很多都可归入隐性课程。

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是引导入门的。兴趣也是可以培养的,在培养过程中也需要毅力、意志的参与,然而,若始终没有兴趣,培养不出兴趣来,那就很难走向成功了。兴趣这位老师的作用可以下降一些,但不能完全告别;这位老师还是自请的。

五、直觉为何贵于逻辑呢?人们对思维有不少的二分法,例如,有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发散思维属于创造性思维;又如,有归纳思维与演绎思维,归纳思维具有更重要的价值;直觉与逻辑相比,亦前者为创造性思维。我把直觉与逻辑分别比喻为长头发和梳头发,头发都不长了,还梳什么?实际上,逻辑是个小买卖,直觉才大有作为。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也特别不容易。我对此有过一些专门的论述,还可补充的是,多多开玩笑,说笑话,有利于直觉能力的增强;诙谐、幽默是一种气质的溢出,同时,它也伴随着直觉的发展。

听过我课的学生,听过我学术演讲的师生,似乎都认为我有诙谐和幽默。有学生还学我的派头,有教师学我的幽默,不过,有人提醒他们:这不是学来的,而是长出来的。没有适当的水分、土壤、肥料、阳光,还长不出来呢。酒是酿出来的,饭是煮出来的。

六、对于质疑重于聆听,我已有过众多论述。聆听是必要的,读书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聆听,能不好好读书吗?但要站在书上去读,询问着、质疑着去读,对任何权威写的、说的,都需问一问,问三问,问得越多,走得越远,学得越深。不会质疑的学生很难学有所成,不能有效教学生质疑的教师,也很难教有所成。

七、智慧高于聪明,这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约定。词典上对聪明与智慧的界定差别不大,但我觉得至少对于智慧的界定是不够确切的。古希腊圣哲们把智慧、哲学与神话这三者几乎视为一回事,它们是同在的,哲学乃智慧之学,智慧还寓于神话之中,爱好智慧与爱好神话、哲学也是同在的。古希腊本身就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之所在,之所现,就在于他们为人类提供了

哲学。

我曾有过一个估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是聪明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是智慧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人之中不一定有一位天才。如果教育很好,尤其是有高水平的哲学教育,智慧者的比例可以大幅上升。

我自幼喜欢理性思维,后来又自然地喜爱哲学。数学的学习助我对哲学有了更深的感情。我并不是在知晓了哲学乃智慧之学之后,才对哲学有兴趣的。我甚至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例外,而是认为此乃人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表现。什么条件呢?内外条件和环境都有影响,然而,主观条件最重要。人的思维、情感、意志都是可以打磨的,都可以通过打磨而走向智慧。能否成为天才,这就不必考虑了,有人说勤奋出天才,不一定。那万分之一不到的人是怎么来的?勤奋的人几十亿,万分之一便是几十万,世上有几十万个天才吗?

至今,有七位同仁称我为天才,我小孙女听说后,对她奶奶说:“只有七个人认他是天才啊?”问得真好,童言逼真,也真不过就七个人吧。我真也不这样看自己,有孙女的一句话,让我更清醒。

黎利云博士统计有一百多人研究我。实际上,最近十年来,关于我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的全国性研究会已举行三次了,还有一些小型的。我的研究本身不是为了别人再来研究我的研究;否则,那是杂念,我真不可能去想那么多多余的事。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我的“五I”思想已有不少人研究并践行,究竟有多少人研究,我也没有去统计过,我也决不会查询。如果有质疑我的,我可能去关心一下,因为这对我的再深入有必要。我很自信,也特别希望更多的人更自信。我的自信包括自己相信自己不会对他人的有关质疑充耳不闻。怀疑主义者不应当忘记反省,不应当忘记了怀疑自己之所思所想所论,所言所行。

从古中国、古希腊的历史,到近代以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直到美国的历史,都告诉我哲学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人、一所大学、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为此,我当然深切地盼望自己的中华民族在21世纪拥有发达的、高水平的哲学,此乃一切可持续的全面繁荣发展的基础。

还要回头来再说一说泰勒的理论,他的理论简要的说是四句话:确立目的,选择经验,组织经验,反馈评价。通过反馈,看看当初确立的目的是否实现。

他的理论明显地表现出目的先验性,目的的单一性,过程的线性性。忽略了目的多元性、可变性、经验选择和组织的多样性以及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

教师的目的,不同科目教师的目的,学生的目的,校长的目的,会一样吗?还有教育行政当局的目的,文本中的目的,学生家长的目的,都会一蹴而就地确立于当初吗?那些确立起来的目的是不会调整吗?早已达到了的,不需要把目的再提升一下吗?有些达不到的,不需要降一点而硬撑着吗?教学过程会直线地发展而不迂回吗?

前苏联的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是一个认识过程。这种理论也传到了中国。不仅在教学中如此,在学校教育中如此,在政界也这样认识,这样去行动。每当要做某件事、搞某种运动时,就是“思想领先”,就是“思想动员”,而且认为,只要解决了认识问题,一切迎刃而解。于是,动员啦,鼓动啊,宣传啊,特别被看重。相应地就还有所谓占领舆论阵地、关键在于转变学生的思想,不让资产阶级争夺年轻一代等等,不一而足。学校里就搞灌输,说教,社会上更特别看重宣传。

在我任学校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那个时期,宣传部长是陈达道,我的好朋友。我对他的一些建议他都很愿意听取,例如,我建议他着力于介绍优秀教师、优秀学生的事迹,介绍学校教学和科研的情况,而不企图去改变别人的思想,相反,应尽可能让师生的思想活跃。我从不认为有什么资产阶级在那里跟我争夺青年。我最尊敬的老师被一些左派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是,在我心中,他做学问、做人都是我的楷模。当时,与我有同感的教师,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只是很少有人公开出来对那一两位可爱的左派人士说不,我可能算其一吧,我为李盛华老师点赞,他身上闪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光芒。当然,那时候我也就被归入青年教师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了。

如果那么多贪腐分子只是一个认识问题,那么,办一个学习班,讲一个小时的课,告诉他们

国库里的钱不能装错了口袋；装到自己荷包里去了的，立即退回。这样，反腐斗争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还需要法律介入吗？还有必要抓人吗？还会有周永康、徐才厚这样胆大妄为的高官吗？国家治理多容易啊！

我身为教师，身为校长，一直主张以自我教育为主，以正面教育为主，原因之一就在于教学过程、教育过程远不只是一个认识过程。究竟是什么过程呢？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知情意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人本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简约化必带来不良后果。我不免为我们教学理论、教育理论的落后而担忧。这决非杞人忧天，我现实地忧郁着，并从自己做起，也努力工作着，尽可能改善自己周边的落后状况。我问心无愧，数十年来，我一直这样工作着。这一切当然与我对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关，对人的理解，对无限神奇的人（尤其是学生）的理解有关。

我不只是努力扩展自己知识的广度，努力求得更深厚的知识，我也研习心理学。既然我是用自己对学生、对民族的热爱之情工作着的，又在工作中百折不回，我更明白让学生的知情意在高度的融合中发展该有多么重要。学会学习，不只在思考；人的智慧也不止于知性智慧，还有道德智慧、情感智慧，会哭、会笑。那样才能把人本有的神奇、神秘充分发展起来，展现出来。

我没有考证过，但从时间节点上看，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种说法来自前苏联，又传至曾经的中国。这种关于人类灵魂的大话会出自哪里？把教师比喻为工程师，把受教育者只作为工程的对象，如此简单化的对人的理解，相关的这种观念会出在哪里？在别人的灵魂上刻刻画画的企图会来自哪里？想想我们社会还曾经有过的

“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恐怖口号，许多问题就可明白了。

任何人，当然包括学生，其灵魂都属于自己，如何去净化并在净化中更高尚也在于自己；教师在旁边尊重、理解，并呵护着，关爱着学生净化和提升自己灵魂的过程。

30多年前，福建有一份杂志，叫《教育评论》，不知是什么起因，这份杂志刊登了我一篇文章，正是批判“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说的。很对不起，有一些虔诚的教师，他们很相信并奉行这一观念。记得当时就有一位中学教师，对我的文章很反感。但我还是怀有一种愿望，愿我们的教师关注学生、爱护学生的灵魂，但最好能知晓我们教师与工程师的性质不一样。教师从事的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那些在学校受教育后成为工程师的人，一般也会认可这一点，不会认为自己的事业比教师工作更壮丽。

我并不认为凡来自苏联的都不好，今日和昨天的俄罗斯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他们的艺术和体育，他们的文学，他们的科学，都相当出色。苏联时期的许多音乐我至今喜欢唱，如《小路》，如《共青团员之歌》，还如《在那遥远的地方》（与中国的同名歌曲很不一样）。只不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一些东西，我很不喜欢；有许多观念，我不能只是拒绝，还不可能不批判，学术批判无国界。我认为自己在“全面苏化”之时就是比较清醒的。

参考文献：

- [1] 张楚廷. 课程与教学哲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赵惠君)